

钟伟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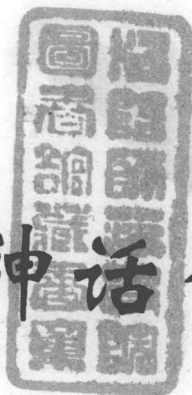
主编

防风神话研究



安徽文艺出版社

53758



防风神话研究

钟伟今 主编



200537589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年12月

(皖)新登字 04 号

书 名	防风神话研究
主 编	钟伟今
责任编辑	鲁书潮
封面设计	卢 前 卢 忱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大 1/32
印 张	10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222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5396—1180—4/I. 1081
定 价	12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有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研究
弘揚
民族
文化
風神
話

廣東南江風神話研究
劉北青

劉北青

防風神話研究



唐永富題



钟敬文序(花)

给“中国防风神话学术研讨会”的贺词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代表中国民俗学会，并以个人名义，庆祝大会的召开！

口传防风神话的发现，是我国神话资料库的一大收获！

进一步对防风神话搜集、整理，特别是对它研究、探索，不仅足以展示和发扬吴越地区的古文化，并且有益于东亚细亚神话学的新建设。

总之，这次防风神话讨论会的召开，是富于意义的，是值得重视的。

我因为事情所羁绊，不能亲来参加你们的讨论，但我的心驰往湖州，它跟着你们一起欢聚、谈论和思考。

最后，谨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诸同志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 钟敬文

一九九一、一二、上旬

袁珂 序

古代文献记叙简朴，常有模糊疏略之憾。关于防风神话，在《国语·鲁语》里，主要的只保存了这么一个片断：“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寥寥数语，实在教人难于索解。禹为何要“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又为何“后至”？从朴略的文字记叙中是得不到解答的。《越绝书·外传记地》说：“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得出了“忧民救水”的问题，算是说到了骨节眼上。“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正是为了“忧民救水”。“防风氏后至”，那是他怠不用命。“禹杀而戮之”，是他的罪有应得。如果这么理解，禹的神性英雄的形象便树立起来了，遭杀戮的作为禹衬映的巨人防风氏也鲜明生动了。

然而问题不能止于此。《外传记地》既说禹“忧民救水”，又说什么“爵有德，封有功”，好像禹治水大功已经告成，召集了群神去论功行赏似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防风后至，功成不居，正表现了他“大树将军”谦逊的美德，何以反遭杀戮？这杀戮是于理未当，于情有碍的。防风之冤，千载难明。

其实从地区文化的角度立论，防风遭杀，乃是古代民族斗争火花冲撞的结果，不能遽定谁是谁非。正犹蚩尤被黄帝所诛，这个失败的英雄，也只好寄迹于血染的枷桎所化的枫木之

林来诉说他的冤愤一样,我们不能遽以黄帝即是,蚩尤即非。是非是不能以成功失败定论的。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广大,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的国家。这些民族,用他们勤劳智慧的手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他们之间既有婚姻、贸易的友好往来,但不时也有战争杀伐的残酷斗争。禹诛防风神话,就是代表华夏民族的禹和代表吴越民族的防风在民族斗争上的折射。神话表现的禹在斗争上虽然显明地是胜利了,但所表现的防风也并不等于完全失败。所以《述异记》记有“今吴越间防风庙,土木作其形,龙首牛耳,连眉一目”,又记有“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被发而舞”;均体现了后人对于这个失败的民族英雄的哀思。而且据《博物志·外国》所记,说禹平天下,乘二龙,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经防风,防风氏之二臣以涂山之戮,见禹怒而射之,迅风雷雨,二龙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贯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疗以不死之草,是为穿胸民”。虽仍是以失败的结局告终,却也替禹添了不小的麻烦。这都说明防风的后代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

这部《防风神话研究》,是钟伟今同志和其他众多同志花了近十年的努力,从地区文化立论,对地区文化作了很好的发扬。他们参考了古代文献,又结合了田野作业搜集到的民间口传的有用资料,更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比较神话学、历史学、地质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去探讨、研究,因而使防风神话有了深层次的比较全面的认知。一、二两届“中国防风神话学术研讨会”上印发的论文,蒙钟伟今同志先后寄赠给我,所以我对书中的文章,大部分读到了(有的是在《神话学信息·防风神话专号》上),觉得写得坚实,有深刻的印象;而部分还仅从目录上看见,没有能够读到,不过可以推想是不会太差

的。《防风神话研究》的出版，定当为地区文化研究放一异彩，也将使千古难解的防风遭杀冤案之谜大白于天下。但不虽非最自然，对防风神话的研究，这还仅仅是一个起步，预料将来它还会有长足的进展的。不过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它为将来的进展打下了巩固的基础。伟今同志索序于我，我的所有的书籍都捐献出去了，无从多事征引，情不可却，也只能空书咄咄，说些未必有当的话，聊以表达我对战友们研究此一论题的关爱之意罢了。

1996.10.31. 于成都

刘魁立序

防风氏是中国神话中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一位大英雄，治水的大英雄。当然，他的业绩不只限于治洪一项，他是属于被世界神话学概括为“文化英雄”的那一类崇高伟岸的形象。这是近年来新发现的群众口碑中鲜活的神话资料，向我们透露的宝贵的历史文化信息。

这古老的信息涉岁月之川，被“遗忘”、被“藏匿”得那么久，今天才得以重现于世，这要感谢钟伟今、莫高、吕洪年、姚宝璋、董楚平、萧兵、陶思炎、刘城淮、刘晔原、张长工、周耀明、钟铭、俞武龙、吴冠民、欧阳习庸以及现已逝世的方向先生等一大批搜集和研究方面的专家，正是他们为中国神话作出了现今已十分难得的发现和十分可贵的贡献。

客观事实、实际材料，对于科学工作者说来，是极为重要的，是一切研究的出发点，离开事实材料将寸步难行。但是占有材料仅仅是认识事物的第一步。客观事实往往把自身本质的奥秘隐蔽得很深很深，并不将之浮现在外表，让你一目了然；有时甚至会给你某些假象，使你一不小心就误入迷津。企望轻易地完成认识过程或者企望一劳永逸地一次就彻底穷极事物的真髓，那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已。为揭示客观事实的真面目、发现和理解其深藏的底蕴，需要在研究中付出艰苦而持久的努力，需要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口碑之中保存

了防风神话历史信息的历代人民大众和他们的语言艺术家，是值得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永远敬仰和赞佩的。为挖掘和深入研究防风神话而孜孜进取、努力不懈的专家们，为我们作出了发现、提供了滋养、廓清了道路，号召我们朝着理想的境界继续迈进，他们同样值得我们称赞和钦敬。

有时，有的人在比较中会钦羨古希腊罗马神话的恢宏和华藻，古埃及神话、古印度神话的体系繁复和气势磅礴。我则不以为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中国神话，包括汉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的神话体系在内，其自身蕴含的文化奥秘是极其深邃的；向我们展示的历史画卷是极其悠远和极其宏伟的。至于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这神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则更是无比亲切、无比珍贵和无可替代的。

从现在记录的防风神话资料看，最为突出的是防风擅理洪水、受赐封禺山、身材硕大、地隐著《夏律》、被禹斩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母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资料以及将来还可能继续发现的资料向我们揭示的文化史方面的内涵，却是大量的和深刻的。

每当对某研究对象有新的挖掘、新的发现时，人们往往会返回到元科学的角度，重新反问，关于学科本身的基础性认识以及研究对象的原有定义等是否继续正确，是否继续适用。面对防风神话的新资料，我们也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神话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历代各国学者不知向自己提出过多少次。子贡曾经向他的老师孔夫子提出过这个问题，鲁哀公也曾经向他请教过。外国的“圣人”亚里斯多德也在这个问题上伤过脑筋。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法国结构主义学派领袖人物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还说：“在宗教人类学的所有领域中，没有一个领域像神话学那样停滞不前。从理论角

度来看,情况差不多同五十年前一样混乱。人们仍用互相矛盾的方式把神话笼统地解释为集体梦,或是某种审美游戏的产物,或是宗教仪式的基础。神话人物被视为人格化的抽象观念、神化的英雄,或者是沦落的神。不论何种假设,不是把神话归为消遣,就是把它说成是一种原始的哲学冥想。为了理解神话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只能在陈词滥调和诡辩之间作选择呢?”(《结构人类学》,陆晓禾、黄锡光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第43页。)

防风神话新资料的发现,再一次地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以往,我们多从内涵的角度取向,来定义神话,说明它的基本性质。这当然有道理。这次在防风口碑神话发现的同时,许多研究者还连带地考察了浙江封禺山及其周边地区,探讨了所谓“防风故土”同防风神话的关连;并且考察了始建于晋元康初距今1700余年的防风神祠遗址、“封公石窟”以及与防风神话有关的吴越民俗。这说明,这些专门家不再满足于把神话仅仅看成是一种语言艺术,仅仅从内涵的角度出发来观察它,而是另辟蹊径,多方面地研究神话的外延、神话所涉及的范围以及神话的复杂多样的载体等等。

事物总是处在不停的发展、变化当中。从新发现的防风神话有关资料来看,防风氏的本质、功能,以及人们对他的态度和关系已经有了许多变化;至于与这神话相关连的其他载体,包括对防风氏的信仰和祭祀活动以及其他民俗事象等等,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今天的变化后的资料来揣摩、重构和复制古代某个历史时期的神话这一幻想的现实,正需要有本书诸多作者所追求的科学态度、求实精神,还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足够的耐心。

我们对于古籍资料进行历史考据,似乎更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在剖析人民的鲜活的口碑方面,好像还缺乏足够的手段和方法,以便能尽多地掌握一把把钥匙,打开这座丰富宝库的一道道紧封的门。本书一些作者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值得称赞的。

《国语·鲁语》中的一句话:“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在民间口传神话中就有了若干异文或新的演绎。也许在这里使用“异文”或“演绎”这些字眼都不很恰当,因为从这则神话发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地说,今天的记录就一定比《国语》的“记录”反映了和代表着更晚的时代。很多传统的口头作品,穿过“时间的隧道”,为我们保存了极为古老的历史信息,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在研究过程中的出发点问题:是以古籍为先、为准;还是以口传资料为先、为准?当然,根据实际情况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不应成为机械的“一元论”者,而要用更复杂、更多元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无论怎样,防风氏之被杀,在多种文本中还是一致的。而且其原因也大抵是属于社会性质的。这使我联想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所说过的一段话:“除自然力量之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话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恩格斯还在自己的注释中进一步说明:“神的形象后来具有这种两重性,是比较神话学(它片面地以为神只是自然力量的反映)所忽略的、是使神话学以后陷入混乱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在防风氏这一神话形象身上,这种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历史力量的双重性特点体现得十分鲜明。

防风神话的发现者们是幸运的：历史为他们的发现，潜埋了一些可贵的线索。或者也可以说，防风氏是幸运的：他的神格的雄风在逝川中荡漾，他的形象和事迹在历史的记忆中、在人民的记忆中淡出淡入，时隐时现，最终还是保存了许多端倪，让我们透过时空的轻纱，能够依稀揣摩出、辨识出这位神祇的面目和行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不乏水月镜花之感，但那毕竟是古老神话的真实的映象。美国著名民俗学家弗兰茨·博阿斯说过一句颇富哲理意味的话：“好像神话世界被建立起来就是为了再被打碎，以便从碎片中建立起新世界。”有些民族的神话被打碎得那么彻底，至今再难以拼凑出它当初的模样了。我们的古籍在涉及神话资料时，也有甚多语焉不详、晦暗不清、乃至被阉割、被改纂、被删除或回避之处。而人民的口头传说在人民当家做主以前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不是处在被打压的地位，就是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所以我说，防风氏是幸运的。

防风神话的搜集和研究为我们重建“神话世界”提供了范例和借鉴，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当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并非容易完成、而且并非在短时间内可能完成的课题。防风神话的深入研究必将促进神话学以及整个民间文化学的基本理论的建设；必将对吴越文化的研究提供有益的滋养，必将向民间信仰、地方民俗、古代历史、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从另一方面看，相关学科的发展和前进，反过来也将会帮助我们更真实更清晰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防风神话的本质和历史、意蕴和价值。

遵本书主编钟伟今先生之嘱，写了上面这些随感式的文字，以表达我对防风神话的重新发现和深入研究的赞贺之忱。谨此为序。

1996.12.8

目 录

钟敬文序(代)	(1)
袁珂序	(2)
刘魁立序	(5)

《国语》“防风氏”笺证	董楚平(1)
-------------------	--------

“防风故土”考察报告	钟伟今(执笔)钟 铭(23)
------------------	----------------

附:考察拾遗 钟伟今

太湖流域防风神话新发现的启示	莫 高(50)
----------------------	---------

从“长翟”、“鲋鱼”看“防风氏”的起源

——兼论《天问》有关问题	江林昌(58)
防风、王鲙考论	陶思炎(68)
防风神话复原	姚宝琯(78)
防风氏与“独目巨人”神话	萧 兵(92)
从图腾探索防风氏族属	方 向(109)
防风、盘古辨析	徐 青(126)
巨人神话与防风神格	刘晔原(131)
防风神话演变初探	林向萧(136)

从良渚文化的断代释神话“大禹杀防风”	张长工(145)
防风氏神话的文化遗存	吕洪年(162)
从孔子解说防风氏大骨探讨古会稽山地望	欧阳习庸(171)
封禺山名的演变	欧阳习庸(180)
防风神话为吴越民族史增光添辉	何 焕(188)
(1) 附:浙西最古的史事 张天方	
倭人源出防风国	方 向(201)
(2)	
试析“夏禹和余杭”神话的文化历史底蕴	
(1)	陆文宝 陆文华(205)
防风与夏禹	刘城淮(217)
防风神话的吴越文化特质	吕洪年(226)
防风神话与吴越民俗	莫 高(240)
试论防风神话传说	王 水(249)
防风氏研究的主旨必须还归历史真实	陈景超(261)
莫将神话还归成信史	
(87) ——与陈景超先生商榷	吴冠民(279)
(88) 莫 高	
跋	谭达先(291)
附一 防风神话研究现状概述	钟伟今(296)
附二 研讨会论文存目	(303)
编后记	钟伟今(305)

《国语》“防风氏”笺证

禹斩防风氏，是夏朝前期重大历史事件。孔子素以“不语怪力乱神”^①著称，一碰到防风氏问题，似乎忘了自己的戒条，竟在大谈其“神”；司马迁说自己“不敢言”《山海经》等“所有怪物”^②，却在《史记·孔子世家》家中照抄《国语》的防风神话。防风氏的神话彩衣，必盖着重要的历史肉躯。

但是，直到本世纪 80 年代，2000 多年来，似乎还没有一篇专门研究防风氏的学术论文；在一些史学与神话学著作中，即使写到防风氏，也只是照抄《国语》及其韦注等文献的成说，很少有新的发挥。1988 年出版的拙著《吴越文化新探》，虽然提出防风氏本是山东土著、后经海路南迁吴越、与越人混为一体的新说（第 185 页），但也未作详细论证，防风氏研究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

80 年代后期，全国性的民间文艺采风活动，在钱塘江流域采录到大量关于防风氏神话的口承传说，引起全国民间文学界的重视。北京《民间文学》杂志 1990 年第 1 期发表浙江防风氏口承传说九则和题为《珍贵的发现》的编者按语。1991 年 12 月，全国防风神话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三合